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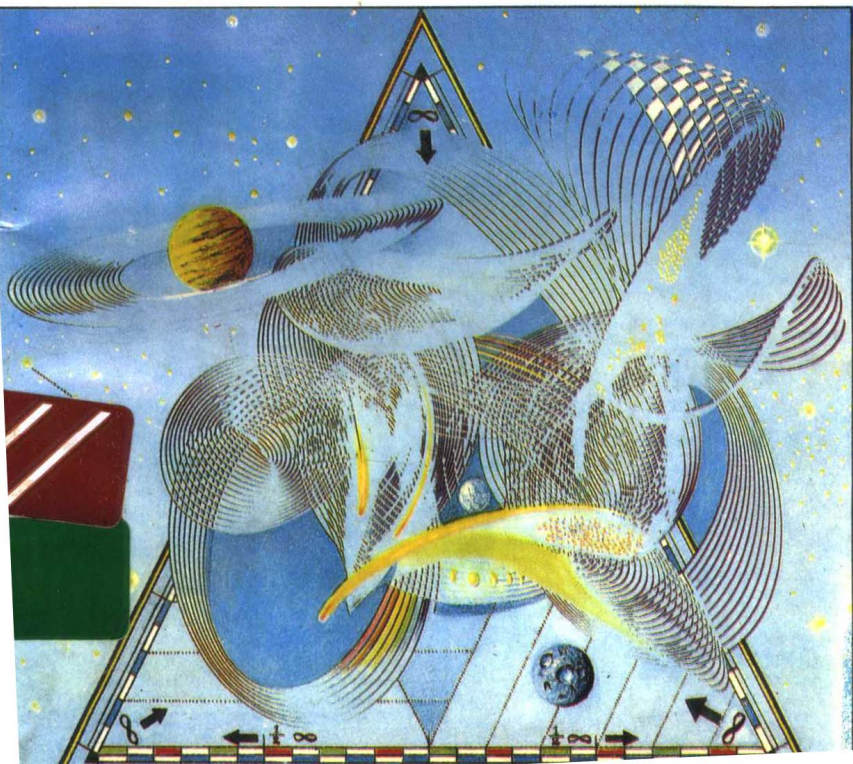
大世界

心灵探险的故事

郑文光 吴岩

科幻故事和探险故事系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科幻故事和探险故事系列

郑文光 吴岩

心灵探险的故事

写在前面的话

亲爱的读者朋友，当您拿到这本不长的科幻小说的时候，我和文光老师都已经远离你们，奔赴大洋彼岸，去进行各自的“新奇”旅行了。

郑老师的目的地是纽约，他是去看望自己还未满周岁的小孙子。从年初开始，他和陈淑芬阿姨（郑老师的妻子）就一直在盼望着这一天。文光老师在文学的天地中漫游了整整50年，他是新中国科幻小说的艰辛开拓者。早在1957年，他的《火星建设者》就在莫斯科国际青年联欢节上为我们中国的科幻小说赢得了迄今以来唯一的世界级大奖。现在，望着照片上宝贝孙子黑黑的大眼睛，他不希望再有一天的等待，想立刻插上翅膀，飞到小家伙的身旁。

这情景使我想起许多东西。想起时间、岁月、还有匆促的人生。

我第一次见到文光老师，大概是在1977年。那是一个七月慵懒寂静的下午，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敲开先生家的大门，在淑芬阿姨的热情诱导下进入先生的书房。就是在这里，产生了后来震撼人心的科幻巨著《飞人马格》。美国大使馆文化官员在

读过《飞向人马座》之后，亲笔写信给文光老师，说这是他“几年来未曾读过的好书”。

我开始跟从文光老师的脚步深入科幻的领地、开始练习创作、开始发表作品……

一转眼，十数年匆匆而过，我已经从一名少不更事的中学生长大成为一个大学讲师，并将应约去美国俄亥俄州的莱特大学讲授《中国的管理艺术》。也正是在这一时刻，我得到通知：长篇小说《心灵历险》即将出版。

《心灵历险》是以文光老师1981年发表的两个短篇故事《侏罗纪》和《奇异功能夏令营》为基础，改编重构的一部长篇儿童科幻小说。在保留故事的主要线索的同时，我在人物和情节上进行了若干调整，以适应一个长篇小说所应有的纵深感和时间广度。小说的改编进行了整整一年，大多数情况下是我先写上三四十页，拿给文光老师看一遍，听他的意见进行修改，然后再向下进行。我不能说自己清晰地表达了文光老师的意图，因为我知道，在艺术的理解和个人的修养上，我还差得很远很远，还必须更加努力地学习和提高。

我要感谢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的温航大姐，是她用爽朗的笑声和超人的热情感动了文光先生，使其欣然同意在久病后复出，重返科幻的文坛；又是她在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晚辈和德高望众的

泰斗之间多次斡旋，才使改编得以顺利地完成。可以说，没有温航大姐对事业的饱满热忱，就不会有这本《心灵历险》。

感谢北京积水潭医院的肖爱华小姐，是她在我受伤住院期间，主动担当起了与文光老师之间的联络工作；感谢北京机械工程学院的沈宁华教授和邢留重先生，是他们为我安排了初稿的电脑录入。

我还要感谢菲利普·K·迪克、威廉·吉伯森、罗伯特·海因来因以及其他许多海内外的作家学者，是他们的论文和作品给了我灵感和启发。

科幻小说是文学对科学和人生的间接描述，它曲折地反映出我们生活空间的现状与发展。科幻创作也是一种“心灵探险”，而恰恰是这种探险，让我们体验到了一般人所无法体验的奇幻和乐趣，并最终将我们引向壮丽的未来。

吴 岩

于北京师范大学

一九九三年七月三日

目 录

0	光茅城的夏天	1
1	坏主意	3
2	长征 0.001 号	9
3	窗口	15
4	“超人”	18
5	起飞	25
6	“秘密航班”	30
7	紧急警报	32
8	脱险前后	36
9	罪魁们	39
10	去北京	42
11	夏雪莉	48
12	科学家的会议	56
13	不知道	65
14	远足	69
15	战斗的序幕	75
16	支援	83

17	关键时刻	85
18	相对论快过时了	88
19	送别	94
20	300号基地	96
21	梦魇	100
22	电子游戏痴呆症	106
23	游戏卡	118
24	联合行动	127
25	接通	130
26	角逐	134
27	门道	139
28	科学家们的思维	141
29	侏罗纪的战争	143
30	停?	151
31	死里逃生	153
32	共同的答案	162
33	史前文明	168
34	恋恋不舍	172
35	回家	175
36	例行通讯	178
37	徐旺北	182
38	拒绝邀请	184
39	黑洞	186
40	尾声	192

0 光茅城的夏天

夏天来得很突然。

四月中旬，天气还显得很冷，可一场大风过后，太阳就变得火辣辣的了。整个光茅城里到处拉着长长的绳子，晒凉着已经从冬天退役下来的棉衣和被褥。大街小巷上，变魔术似地，凭空冒出好几十个草莓摊子。又大又红的鸡心形草莓上镶着白色的籽点，吃到嘴里嗝嘣嘣响。在草莓摊子边上，有黄色的枇杷果、紫色的桑椹，还有说不清是从什么地方运来的大香蕉。每到下午放学之后，光茅城的孩子们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跑到大人们面前，伸出白净的小手：“妈妈，我想吃……”

还没等你把所有水果吃够，老天爷又下上了雨。于是，红黄紫白的水果摊又像变魔术似地倏然消失。天再晴的时候，原先卖草莓的地方搭起了席棚，席棚里面堆满了绿色的大西瓜，有早花的、迎春的、黑皮的、杭州种和郑州秧嫁接的……花色十几种。一到傍晚，临时架在席棚内的电灯把整条街照得通亮，灼热的暑气伴着人群的喧闹在席棚与席棚间流动来流动去，吵吵闹闹起码要延宕到深夜两点。这之后，小

小的光茅城重归寂静。瓜摊和楼房里的灯都灭了，只有城市四周的山坳中耸立的四、五座火箭发射塔的顶尖上还红灯闪烁，为过往的飞机驱避着航线。

光茅城是座航天城，可这对于光茅城的居民来说，又有什么新鲜呢？

20年前，地图上还不存在这么个城市。那时候，这里山野荒芜，遍地砾石。仅仅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这里已经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大基础航天中心之一。每隔一周或两周，巨大的火箭或者航天班机就会从城市的四周拔地而起，带着闷雷声冲向云霄。飞行器的火焰在屁股后面拉出长长的尾巴，即使在晴朗的白天，这尾巴也使背景天空苍白暗淡。“可真像是一只书写天空的大毛笔！”一个八岁的孩子评论说。从此之后，光茅城的叫法被固定了下来，人们把“毛”字换成了“茅”，一支光茅，多美的名字！为了与国际上的叫法一致，光茅城有时也被写做“光茅角”，这更增添了它的神奇色彩。

光茅城是一个不足30万人口的小城市。它的主要居民区集中在4平方公里的中心地带。这里高楼林立，广厦栉比。各类生活设施一应俱全。从中心区往外，辐射状地分布着火箭装配厂房和测试车间。年年月月，从北京、上海、西安、成都，还有许多其它地方运送来的航天元件都是在这里组装成形的。这些东一块、西一块的奇形怪物，在光茅人的手

中也不知怎么一弄，就成了晶亮的卫星、强健的飞船、挺拔的火箭。最后，它们被装上有好几百只胶皮轮胎的运输车，送往城市远方山坳中的发射场。每当这时，光茅人的心情既满意又失望。他们满意的是自己又造出了一艘可以翱翔太空的“宝贝儿”，失望的是这“宝贝儿”将远离地球，在漆黑的太空世界永无止境地流浪。

就在这座小城市中，住着一对朱姓的孪生兄弟，俩人的父母都是航天中心的工程师。他们是怎样在工作和交往中结合的，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清楚的只是，他们的双胞胎儿子全都出生在这座城市里，今年都是13岁，都在光茅中学一年级2班读书。大的叫朱谷雨，小的叫朱小寒。

整个故事，就是从这对双胞胎暑假中的一次捣乱开始的……

1 坏主意

这是一个晴朗的七月的早晨，在通往厂区的大路边上，榕树叶子搭起的巨大树冠下面，两个身穿黑色T恤衫和西装短裤的小男孩坐在大石头上看书。在暑假的第一个日子里，能看到这么热心学习的男

孩子，谁都觉得又吃惊又羡慕。再说，他们又坐在了每一个大人上班都必须经过的道路上，这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但是，如果你能停下来仔细观察，那么你无疑会发现许多可疑可笑的地方。每隔两三分钟，这两个剪着平头的圆溜溜的脑袋，就从书本上面探出来，使劲儿地在上班的人流中巡视。

“嘿，过去没有？”

“还没有……”

“怎么还没有？”

“不会错的，你老老实实读书……”

“可这本书没意思。”

“管它有意思没意思，我们只是要妈妈知道，我们在读书，这就足够了。”

“可我还是读不下去。”

“那你就睁着眼打瞌睡……”

蜜蜂飞了过来，在那个稍稍瘦一点的孩子的鼻头上凝神而视。他一个后滚翻，倒在石凳后的草坪上。书被扔得老远老远。

“谷雨，你发疯了？”身旁胖一些的小家伙大叫起来。这时你才知道，那瘦些的是哥哥，胖些的是弟弟。除了这很难分辨的体积上的不同之外，朱谷雨鼻梁上的小坑也是一个标记，那是一次和朱小寒打架撞破留下的纪念。这件事情之后，哥俩发誓相互

帮助，不再打架。这样，他们身上可区别的地方就更少了。两个人都是中等个头，都买写着同样字迹的T恤衫穿；在他们的西装短裤上，都有淡蓝色的小扣子，而且，他们都曾经想要剪掉这些扣子。

双胞胎嘛，你又有什么办法呢？

今天，这对双胞胎可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庞大计划。

“我等不及了！”朱谷雨重新回到石凳上，嘟囔了一句：“也许，这就要点火了，就要发射了。”

“不会的。”朱小寒看哥哥眼前的样子，实在觉得可笑。平日里，沉不住气的常常是朱小寒，可今天，哥哥却这么躁动不安。想到这儿，朱小寒安慰起哥哥来：

“你着什么急？陈天翔那家伙我还不了解？他做什么事情都想……”他脑子里找着刚刚从语文课上学来的词汇：“都想面面俱到。”

似是而非的词汇弄得朱谷雨笑了：“你从来上课不认真听讲。”他责备起弟弟。然后，又想起了自己的事情。

“喂，小寒，陈天翔说过他的火箭几点发射？”

“跟谁说？跟我，还是跟蔡洁洁？”

“当然是跟蔡某某。你又不是他的偶像，你是男的。”朱谷雨这几句话讲得酸溜溜的。

“你可真没出息。”小寒替哥哥觉得难为情。

事情是这样的。就在朱家兄弟读书的一年级 2 班，有一个叫蔡洁洁的女孩子。这姑娘长得漂亮不说，门门功课成绩第一。仅仅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就参加了高中三年级的数学竞赛，而且名列前茅。朱谷雨对她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早就幻想着，有朝一日，做蔡洁洁的男朋友，那样，他也好改一改自己像木头一样不懂数学的脑袋。

可惜，事情不如人愿。蔡洁洁喜欢班上哪个男孩子，朱家哥俩特别清楚。那小伙子叫陈天翔，瘦高的个子，一副白净的面孔。又大又粗的黑眼镜框盖住了大半边脸，倒是给他平添了某种“小大人”的魅力。陈天翔的爸爸是光茅城的火箭动力工程师。陈天翔从小在这种家庭里长大，对宇宙和空气动力学特别感兴趣。他有一个对谁也不隐瞒的志向，长大之后，也当个火箭工程师。

学习好的姑娘和成绩好的小伙子来往，你又有办法呢？

朱小寒可怜他哥哥。有一次，他给谷雨出主意，“哥！”

“嗯？”

“你干嘛不揍他一顿？”

“揍谁？”

“干巴巴的陈天翔，打飞他的眼镜片！”

“谁像你，就知道打架，和班上的同学都打遍了，

你忘了老师叫你害群之马？”

“没有。”朱小寒挺高兴地承认。在他眼里，当害群之马也没有有什么不好。马是个很豪放的动物，在大草原上撒开四蹄飞奔而去，听风声在耳边呼啸而过，多惬意！只是……哥哥太没出息了。

没办法，谁让他是自己的哥哥呢？再说，他俩又订立了相互帮助的攻守同盟。这也就是今天他们为什么起个大早，拟定出庞大的“破坏”计划的原因。该让那个干巴巴的瘦小子出丑了。

“嘿，来了。”

朱谷雨的提醒使朱小寒回到了现实。他赶忙抱起书本，胡乱地在上面对扫来扫去。妈妈夹在上班的人流中正从大蓉树前经过，她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两个儿子。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没有回答。只有两个埋向书本的脑袋在晃动。

“谷雨。”

朱谷雨猛地抬起头，好像刚刚发现妈妈似地：“哟，妈妈，有事吗？”

“书离眼睛太近了。”

“是，妈妈，我就拿远点。”

“小寒。”

“嗨，这不是妈妈吗？上班要迟到了吧？”

“用不着你管妈妈。我问你，你的眼睛难道是倒

长的，能倒着看书？”

原来小寒刚才太急，拿书时也没能瞧清楚。怪不得他看不懂书上写的什么。不过，他的头脑毕竟灵活。

“妈妈，我在看画。”

“别想懵我。你们跑到这来是想给我作个样子，等我走了以后，好到大街上去撒野乱跑。”

“像是赛马。”小寒滑稽地接下茬儿。他总能掌握妈妈的心理。因为妈妈最喜欢他，所以开两句玩笑没什么。

“好吧，”妈妈说：“今天例外了。既然是暑假的第一天，我就完完全全地放你们的假。可是，从明天开始，你们必须……”

两个孩子异口同声地说：“每天完成家庭作业，写一篇日记，读15页书，还得干一小时零十分钟的家务事……”

“是一小时零十五分钟！”妈妈纠正他们：“行了，行了，我要上班去了。”

她很快地消失在大路尽头的厂房区中。

“好！”

两个孩子欢呼起来。接着，还不到一眨眼的工夫，他们已经奔回家中。要带的东西早已准备齐全。两只扳手、一个和陈天翔装火箭燃料一模一样的柴油桶，还有一只塑料漏斗。

“我说小寒，咱们这么做，不会出事吧？”谷雨有些踌躇。

“当然会。”小寒满不在乎。

“那我可不想干了。我和陈天翔也没有那么大的冤仇，真要是他的火箭爆炸了，让他缺胳膊少腿，我可受不了。蔡洁洁也不会原谅我。”

“你呀！”弟弟点了点哥哥的鼻子：“你可真是笨脑瓜。把柴油换成水，火箭怎么会爆炸？它只是上不了天了。我说的出事，是对干巴巴的陈天翔。这是一次特大的宇航事故！”

2 长征0.001号

夏天的光茅城，到处绿草如茵。两个小家伙飞快地绕出住宅区内短小细密的街道，开始穿过那些由说不出是用什么金属建造的光闪闪的巨大厂房。

所有航天城的居民，都是航天计划的参与者。他们放弃了大城市里的优厚生活待遇，来到这块僻静的小镇艰苦创业，本身就说明他们对自己事业的热衷。但是，对于那些被他们长期忽视于一旁的第二代来说，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这群孩子中间除了少数几个真正迷上星际探险的人以外，大多数都已

经厌倦了整天听到刺耳的火箭试车轰鸣，厌倦了目睹城市周围的闪烁灯火和感受那飞船上天时的阵阵颤悚。

“我是绝对要离开航天城的。”

在前往陈天翔的宇宙发射场的半路上，朱小寒向朱谷雨发牢骚。

“你真那么讨厌火箭？”

“讨厌极了。”

朱小寒耸耸鼻子，作出厌恶的表示。

“为什么？”

“不为什么，就因为火箭和航天计划，才把我们困在这小小的山沟里。每次出门去表姐家，还要一次又一次地把个手续办个没完。我希望自由自在地想到哪儿就到哪儿；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谁也别拦我。”

“那你就不能成家了。”朱谷雨有些惋惜。

“我才不在乎呢！就说你那个蔡洁洁，真要是嫁给你，你会受不了的。那种女孩子老是盛气凌人的。”

银色的厂区走完了。在孩子们的前方，细密的水泥路消失了，只剩下一条宽大结实的沥青石子路蜿蜒地伸向山崖。在路的两端，隆起的山坡上一片碧绿。晌午的空气显得干燥而宁静。

“火箭在哪儿？”朱谷雨问。

“恐怕得翻过这个小坡。”